

言說動詞「云」的語法化

——論古漢語一個言談標記的形成

郭 維 茹 *

提 要

本文主張古漢語出現句末的「云」並非過去學者所認定的語氣詞，而是終結語篇段落的言談標記。言談標記「云」從言說動詞虛化而來，其語法化路徑可描寫為：引語動詞>引語標記>言談標記。在此過程中，「云」從原本帶有[+說]和[+指示]兩個語義徵性，終至丟失了言說動作義，僅以相當於「這樣」的指示義標誌一個段落的結束。成熟的言談標記之例見於漢代，絕大多數出現於《史記》和《漢書》，可以說「云」的使用是史傳語體的特性。究其原因，大概是謂詞性代詞「云」的意義契合於史傳的記述性質之故。

關鍵詞：云、言說動詞、言談標記、指示、語法化

本文於 106.12.03 收稿，107.09.12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809_(62).0005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un* 云 云 : A Formation of Discourse Marker in Classical Chinese

Kuo, Wei-Ju*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lassical Chinese sentence-final *yun* 云 is not a mere utterance particle as has been discussed. My study shows that the sentence-final *yun* 云 in fact serves to indicate the finality of discourse units and that *yun* 云 as a discourse marker is arguably descended from its full verb form meaning “to say.” In its course of grammaticalization, *yun* 云 first develops into a quotative verb, then a quotative marker, and finally a discourse marker. At first, both of *yun*’s 云 semantic features [+to say] and [+demonstrative] remain intact, but at the end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yun* 云 loses [+to say] and is only left with [+demonstrative]. This not only forms *yun*’s 云 new core meaning “this” but also renders *yun* 云 finality as a discourse marker. The usage of *yun* 云 as fully fledged discourse marker can be witnessed in texts in the Han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and *The Book of Ha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use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yun* 云 characterizes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genre, for the meaning and the function of *yun* 云 as predicative pronominal accord well with the narrative nature of historical records.

Keywords: *yun* 云 , *verbum dicendi*, discourse marker, demonstrative, grammaticaliz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言說動詞「云」的語法化

——論古漢語一個言談標記的形成*

郭 維 茹

一、前 言

言說動詞的語法化廣泛見於世界上許多語言，也反映在漢語的共時和歷時語法。就言說動詞的歷時演化而言，過去學界關注的焦點多在近代漢語的「道」和現代漢語的「說」，投入上古漢語「云」的研究者相對較少。¹截至目前為止，已發表的專文主要有谷峰（2007）和張楨、崔越（2017），兩者在研究對象的取捨上呈現互補情形。以傳統訓詁學所謂「云」作「發語詞」、「語中助詞」和「語已詞」而論，谷峰（2007）針對「云」充當語已詞（該文稱之為語氣詞）之例探討其形成經過及詞義引申模式；張楨、崔越（2017）則是以《詩經》為考察範圍，結合「曰」、「言」、「云」三個言說動詞析論其語篇功能，有關

*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中研院語言所魏培泉先生惠賜〈漢語史中「說」類動詞的興替〉一文（未刊稿）。該文給予筆者許多啟發，使得這篇文章能有今天的大致面目。當然，稿投本刊之後，學報的兩位匿名審查人也提供筆者諸多修改建議，俾使本文的誤謬能儘量減少，在此敬申謝忱。又，本議題的研究曾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補助（編號：MOST106-2410-H-003-043），亦一併致謝。文章若有書寫不周之處，文責由作者自負。

¹ 劉丹青（2004）指出「道」在宋元之交，已完成從言說動詞到補足語從句標記（complementizer）的語法化；方梅（2006）為現代漢語的「說」構擬出兩條虛化路徑：其一發展為補足語從句標記，另一發展為虛擬情態從句標記。近、現代的「道」和「說」演變為從句標記，實屬言說動詞相當常見的語法化走勢，然而本文的討論對象為古漢語的語已詞「云」，與此演化路線無涉。

「云」的闡述側重於「云」在句中、句首及段首的用法（相當於「語中助詞」和「發語詞」），此不屬本文的討論範圍。

句首和句中的「云」在研究上恐有先天的困難，其例泰半見於《詩經》，不易尋求印證，再加上詩章古老及句義模稜的限制，往往容許不同的解讀方式。相對而言，位於句段之末的「云」出現時間較晚，散見於先秦典籍，至兩漢史書例句更為紛呈，有利於對比研究。是故，本文論述的焦點將集聚在「云」充任「語已詞」的用法。

谷峰（2007）主張上古漢語的「云」可以表示「聽說」和「不確信」義。「聽說」義的說法或有道理，世界上亦有其他語言證據可供支持；只是，「云」確實的身份是否即為句末語氣詞，表「不確信」語氣？猶有商討的餘地。本文傾向支持魏培泉（2012）在國際漢學會議所提出「云」作為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的看法，不過，這個意見還欠缺詳細的討論與驗證，是以下文即從歷時角度追索「云」的語法化過程，揭示其內含的「+指示（demonstrative）」語義徵性，以及因為此一徵性所發展出來的語篇功能走向。全文架構安排為：第一節導言；第二節評述前人研究成果；第三節剖析「云」如何由言說動詞轉變為段末的言談標記，並推求其語法化機制；第四節申說言談標記「云」的史傳屬性及其語篇特點；第五節列舉現代方言及其他語言的相關用例，以作為「云」字演化之參考；最後一節為結語。

二、前人研究述評

谷峰（2007:231）於文章之始，引述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七·遷固用疑字》的說法：「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例如：

（1）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史記·孝武本紀》）

據此，谷文歸結：一，語氣詞「云」在兩漢時期（特別是史書裏）相當常見；

二，它常表達一種不確信、不肯定的語氣。就這兩個意見而言，前者確實無誤；後者仍須商榷。以今日眼光觀之，洪邁將「云」與「若」、「焉」、「蓋」混為一談有欠妥當，例(1)「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的「焉」當具指代性質，複指前句所述「王夫人及灶鬼之貌」，而「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一句，儘管使用推估義的情態副詞「蓋」，句末的「云」未必就是表不確定的語氣詞，可能另有其他用途。至於「云」為何多見於《史記》和《漢書》，也是個值得思索探究的問題。

「致疑」之說，現代學者另有王克仲（1998:99）提及：「『云』字綴於句末，表示上所言為未確之辭，多屬傳說、或然、擬測之語」；洪波（2005:187）也表示：「『云』作為語氣詞表示一種不能肯定的語氣，有『據說如此』的意思，因此常與副詞『蓋』配合」，並且推判語氣詞「云」係由表示「說」、「如此說」的動詞虛化而來。王克仲與洪波的見解大致可據，但是「云」可能僅在表示傳聞的情況下，隱含未確之義，其他用法未必能做如此分析。後來谷峰（2007）承續前人的意見，進一步為「云」構擬出一條虛化路徑：「言語義→轉述義→聽說義→不置可否義→不確信義」，論證細緻，但結論恐怕未能直指問題核心，確實揭櫫「云」的功能。據其表示，「聽說」義的「云」屬非親見示證範疇（non-visual evidential），轉述的內容都是說話人未親歷、親見的事。就我們所知，表示證的成分基本上都是針對一個命題標明其信息來源，如果「云」是個位於句末的助詞，那麼這樣的說法應可成立；倘或「云」所屬的單位並非單一語句，則「云」或許就不是典型的示證成分，應作其他分析。另外，谷文從「聽說」義推導出「不置可否」和「不確信」的詞義引申模式，對於若干用例亦缺乏一定程度的解釋力，譬如：

- (2)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 (3)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

書，故不論其傳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例(2)出自《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末尾「太史公曰」一段，為論贊語體，傳達史家個人濃厚的主觀評價；例(3)乃是司馬遷自述其作傳時，內容裁剪取捨的問題，這兩例的「云」理應不會表現「不置可否」或「不確信」的態度。

魏培泉（2012）從漢語語法史的角度論述「說」類動詞的興替，就上古漢語階段，擇取三個常用的說類動詞——「曰」、「云」、「言」進行用法上的甄別。據他指出，「云」義如「這樣說」，主要有作為引語動詞和指代上文所言之事兩種用法。「云」置於言談之末，可視為言談標記，表示所述之事為傳聞，可信度或細節待考。此說與前人意見雖有部分重疊，卻避免掉過度推衍的疑慮，而且「云」由引述功能轉化為言談標記，的確適合說明「云」經常出現於一段話或故事終結處的語篇現象，如：

(4)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毋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史記·孝武本紀》）

(5)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漢書·西域傳上》）

此為「云」居言談之末，表有傳聞意含的例子，然而言談標記「云」是否都千篇一律地附在傳聞之後，有必要再就語料作番澈底的觀察。再者，「云」的語義若皆如「這樣說」，就例(4)來看，「云」位處語篇段落之尾，顯然並非引語動詞，則「云」究竟又該如何以「這樣說」加以解釋？凡此問題，均有待進一步釐清。此外，該文於附注中否定「云」僅作指代之用：「有的句末『云』傳統釋為『如是』，這是分析為代詞了。但『云』只用在指代一段話或故事，看來不只是單純的代詞。」此一詮解，亦有見地，然根據筆者調查，「云」充當言談標記時，不盡然表示所述之事皆為傳聞，某些「云」所帶的「說」義相當隱微，幾乎只突顯「如是、這樣」的語義特徵，這是本文意欲論述的重點。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個世紀以前，馬建忠（1983:156）實已看出「云」的作用在於「重述其所聞或重述其所見」，「『云』殿句尾者，重述前言也。故述人口氣皆以『云』字為煞者，猶云『以上所述有如此』者」，其說可謂精確掌握「云」的語義內涵，暗示「云」具有後設語言（metalinguistic）的功能，可惜此一卓識在過去甚少受到關注。許多年後，魏培泉（2012）從語篇脈絡的觀點，指明「云」的功能為言談標記，誠為一大突破，但其撰文之意並非側重於此，無論「云」的演化經過或細部使用情形，均缺少著墨，故本文即以此為立論核心，闡明「云」如何由言說動詞的身份逐步衍生出構組篇章的語用功能。

三、「云」的語法化歷程

（一）引語動詞（quotative verb）

「云」為「雲」字之本形，假借作引語動詞，用於引述經典之語、卜辭、盟誓、歌謠或他人之言。起初，「云」位居引語前，作為直接引用（direct quotation），例如：

- (6)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詩經·鄘風·定之方中》）
- (7)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
- (8)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論語·子罕》）
- (9) 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左傳》桓公六年）
- (10) 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左傳》襄公九年）

據汪維輝（2003:331）表示，「云」和「曰」屬上古漢語常用的一組「說類詞」，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後面都跟引語，區別是：「曰」直接說出，「云」則含有引

述、談論等意思。這裡的例 (7)-(10) 清楚呈現兩引語動詞的分工：「曰」慣用於對話的進行，當遇到引述的情境，即改用「云」。

汪維輝（2003:331）還提及「云」可以不帶受事實語，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亦云」，「曰」則不能。我們認為「云」之所以能夠獨用，應與其詞義本含「這樣」的指示徵性有關。在語篇中，當言者不欲重複前述之語時，即以表「這樣說」的「云」概括之，正因為「云」本身已包蘊了指代的成分，所以其後毋須再帶賓語，例如：

(11)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論語·子張》）²

(12)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左傳》僖公 24 年）

(13)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左傳》襄公 23 年）

(14)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左傳》昭公 3 年）

(15) 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晉侯夾二，吾是以云。」（《國語·周語·單襄公論晉將有亂》）

(16)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韓非子·說難》）

² 「夫子之云」為「主之謂」結構，作為主題，具有名物化的傾向。

帶有指示性質的「云」皆承指前文的引語或準引語（如例(14)「朝立王」），兩者具有語意上的連結卻無句法上的連繫。「云」與其指代成分之間或相距甚遠，或隔有其他語句，兩者非屬同一句子結構，在這種情況下，「云」幾乎都是其句中的主要動詞，不致虛化。

詞彙的語法化，首先多半是由於某一實詞的句法位置改變而誘發的，（劉堅等 1995:161）「云」見於指代內容之後的格式應與其發展出終止一段話的語篇功能密切相關。先秦另有一類例句，將引語提至「云」的前頭，可視為早期「云+引語」格式的變體，例如：

- (17)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左傳》昭公 32 年）
- (18)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
- (19)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孟子·萬章下》）
- (20) 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戰國策·韓策三·謂鄭王》）
- (21)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穀梁傳》僖公三年）
- (22)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穀梁傳》僖公九年）

引語提前，大抵皆收有主題化或焦點化的效果，再以居後的「云」複指之，益發使得引語的信息獲得突顯。這一類句式與英語的倒裝句“I gotta go,” he said 類似，唯一的差別在於漢語的「云」還帶有「近指」意味，如例(17)「天子實云」表示「天子確實這麼說了」。此例，清楚地把發話的主體指陳出來，假使「云」的主語具泛指性，或無須特意點出，則「云」逕接於引語後，也都表有「這樣說、這樣寫」的意思（例(18)-(22)）。這種用例的主語雖然省略，大體上仍可藉由語境辨識話語出自何處，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意謂

「禮呀禮呀，我們這麼說，難道說的是玉帛嗎」；又如《穀梁傳》的「『雨』云」、「『其君之子』云」所轉引的皆是來自《春秋經》的內容。除此之外，根據「『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入』云則入，『坐』云則坐」等例亦能發現，後置的「云」可作為間接引用 (indirect quotation)，所引述的內容皆相當精簡，只表達主題或關鍵字眼，非將話語一字不易地直接轉述。

綜上，「云」無論見於引語前或引語後，都是句子裏頭具核心地位的引語動詞。其或前或後總須搭配引語或準引語的特點，讓我們不禁思忖「云」的意義不僅表示單純的言說動作，應還帶有指示成分，這是「云」與先秦其他言說動詞最大的差異所在。魏培泉 (2012) 曾指出上古漢語真正的「說話」義動詞只有「曰」、「言」兩個，顯然「云」的用法與之判然有別。³「云」表「如是說」、「這樣說」的語義在下列「《……》不云乎」的反詰用例中尤其展露無遺：

(23) 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戰國策·齊策四》）

(24) 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韓詩外傳》卷7）

例 (23) 「是故《易傳》不云乎」和「故曰」較為適切的譯法應是「所以《易傳》不是這樣說嗎」和「所以說」，其中「曰」所帶的引語很可能轉引自他處，非言者直接道出，因為在先秦後期「曰」和「云」的分別似已消泯。（汪維輝 2003:331）

（二）引語標記 (quotative marker)

上述例 (18)-(22) 主語省略的「引語＋云」結構，以「云」為核心動詞，

³ 根據其說，這兩個詞在語法上大致是互補的。「曰」只帶引語，不帶一般賓語；「言」可以帶賓語，但通常不直接引介引語。

照理說，「云」在這樣的語法環境裏應不易虛化。谷峰（2007:232）卻認為此類句法框架有利於「云」向語氣詞轉化，其原因是「內容賓語（+NP）+云」的內容賓語因為前景凸顯（figure salience）成為注意的焦點，而後頭的「（NP）+云」則退隱為背景（ground），相應表現在句法、語義上，就是「云」的動詞範疇性削減和詞彙意義虛化。本文則以為，這類構式除了「云」之外，句中並無其他謂詞性成分，理應不足以構成「云」語法化的契機。誘發「云」朝向語篇助詞發展的因素除了後置於引語之外，還需另一重要條件與之配合，即句中必須有其他動詞擔負「云」的核心動詞地位及其表示言說的語義。

春秋以後，出現一類引語格式作「曰『……』云」，以「曰」為核心動詞，「云」形同一個後附成分，可視為引語標記，這是「云」語法化過程的第一階段。其語法化的成因應該是後置的「云」經常與引語動詞「曰」搭配為用，導致「云」在此結構中由原本的引語動詞重新分析為引語標記。遍觀古語材料，「云」是唯一得以附著於「曰『……』」之後的說類動詞，想必也是因為「云」的複指作用所致。試看下面「曰『……』云」格式皆義如「說『……』這樣說」：

(25)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萬章下》）

(26) 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墨子·非命中》）

(27) 庸客致力而疾耘耨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28) 凡鬼恒執匱以入人室，曰「餽我食」云，是是餓鬼，以屢投之，則止矣。（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之《詁》）⁴

(29) 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

⁴ 轉引自谷峰（2007:233）。此例有其他版本斷作「凡鬼恒執匱以入人室，曰『餽我食』，云是，是餓鬼，以屢投之則止矣。」《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214），「云是」連讀，意思近於「說這樣」或「這樣說」。

之濠上也。（《莊子·秋水》）

「曰」與「云」相關聯的結構，又可作「曰『……』云爾」，例如：

(30) 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論語·述而》）

(31)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孟子·公孫丑下》）

(32)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公羊傳》宣公元年）

(33) 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穀梁傳》隱公元年）

(34) 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必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到此乎」云爾。（《春秋繁露·精華》）

關於「云爾」的訓解，各家看法頗有出入。以(31)為例，俞敏（1987:44）和洪波（2005:187-188）都認為「云爾」（同「云然」）表示「這樣說」，「云」為動詞，「爾」為代詞；楊伯峻（1981:318-319）、韓崢嶸（1984:567-568）則以為「云爾」表「如此而已」，「云」猶「如此」，「爾」同「耳」。此外，傳統訓詁亦有將「云爾」逕作「如此」解的，如例(30)《論語》的句子，《經詞衍釋》即如是訓之。⁵實際上，「云爾」在上古漢語的確有表示「如此」和「如此而已」的用法，分別舉例如下：

(35)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

(36) 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孟子·盡心上》）

例(35)「云爾」充任動詞「謂」的謂詞性賓語，其後還出現「已」（表「而已」），足見「云爾」應為同義連用之詞構。準此，反觀例(30)-(34)，「曰『……』云

⁵ 參謝紀鋒：《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頁67。

爾」似也可理解為「說『……』這樣」或「說『……』這樣罷了」，在引語前頭已有「曰」表示言說的前提下，「云爾」未必表有「說」的意思。

不僅「云爾」可能表示「如此」義，「云」在先秦也有表「如此、這樣」的確例，下面是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和楊樹達《詞詮》均皆引述的證據：⁶

(37)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左傳》僖公 29 年）

(38) 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左傳》襄公 28 年）

此類用例的「云」之所以不好解為「這樣說」，主要因為前頭的主語已含說話義——「其音」（指牛的叫聲）和「子之言」，故而後頭的調語「云」便可能側重於表達指示義。同理，上述的「曰『……』云」引語格式的「云」也可能只突顯「如此、這樣」的語義徵性。

漢代以後，「曰『……』云」（或作「言『……』云」）的用例有了顯著的增加，這時又出現了「云云」重疊形式的引語標記，釋為「這樣說這樣說」或「這樣這樣」兩可。阮元《經籍纂詁》：「云云者，多言也」，「云云」除了指述引語之外，還帶有省略繁冗之語的效果，如例 (41) 所示：⁷

(39)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大戴禮記·夏小正》）

(40) 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史記·孔子世家》）

(41) 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史記·三王世家》）

(42) 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史記·孝武本紀》）

⁶ 見《虛詞詁林》，頁 67-68。

⁷ 有關「云云」的說明，詳參下文「言談標記」一節。

(43) 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史記·滑稽列傳》）

(44) 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這些例句在在暗示著，位居引語之末的「云」，其「說」義不免因為與「曰『……』」重出之故而有所鬆動，可以預期下一步的演化將會是「云」終究丟失了「說」義，僅以「這樣」義複指所述信息。

（三）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

《史記》有些「曰」和「云」共現的段落，後代注解本不將「云」獨立於引語外，反而將之納入引語內，視「云」為引語內容的組成分子，例如：

(45)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46) 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史記·封禪書》）

此一句讀方式與「主語＋曰『……』云」格式不同的地方在於，「主語＋曰『……』云」引述他人之語，標明信息出處，「云」還可能表示「這樣說」；相對地，這兩例的「云」所附搭的成分已非引語，而是直接敘述一則傳說或事件的始末，換言之，信息來源已非關注的焦點，「云」指涉信息本體，宜釋為「這樣」。義如「這樣」的「云」究竟扮演何種功能？我們發現，它所指示的信息內容少有單句形式，大部分由數個句子組合而成，「云」置於其後，應具有結束語篇段落的作用，屬言談標記。

歷史文獻顯示，「云」充當言談標記的時間相對較晚，約莫在秦漢以後才有成熟之例，此當為「云」字語法化的最終結果。根據 Schiffrin（1987:31）的定義，言談標記指「對語篇單位起劃分作用的銜接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上述兩例的「云」都有終止

一個「話輪 (turn)」的標界效果。⁸ 大致說來，「云」充當言談標記又可分為兩種用法：一類帶有傳聞意含，如例 (45) 的信息內容都是說話者非親見的，源自口耳相傳，「云」除了結語之外，應還兼有信息來自間接聽聞的意思；另一類「云」可能單純用於結束語段，如例 (46) 「云」複指因果推論之語，傳聞意味不顯。雖說是如此，我們在處理語料時，要截然區分二者還是不免遇上困難。某些看似純然作為段落終止詞的「云」，其前所述的內容或許又微為摻雜道聽塗說的成分，不好判斷，因其位於段落之末，統一視為言談標記應是較好的作法。谷峰 (2007:234) 分析語氣詞「云」有一類用例表示「聽說」，屬非親見示證範疇，轉述的內容都是說話者未親歷、親見的事情。帶傳聞意含的「云」是否應該看成標誌示證 (evidentiality) 的成分？我們持保留的態度。示證屬於命題情態 (propositional modality)，係就一個句子單位所表達的信息而言，(Palmer 2001:35-52) 而「云」字用例多為語段單位，「云」當是一個與組織語篇有關的語用成分。至於言談標記「云」為何經常用於一段傳聞的記述之末，這可能與其前身為引語標記脫不了干係，轉引他人的一段話和轉述一則輾轉聽聞的故事是類似的道理，都具有報導作用。以下按「云」帶傳聞義與否詳加舉例說明。

1. 含傳聞義

此類用法即魏培泉 (2012) 所謂「云」置於言談之末，表示所述之事為傳聞，可信度或細節待考之例子。據筆者觀察，《史記》中某幾卷有關遠古傳說、神僊、祭祀的記錄，好用「云」字標示一段故事脈絡的終結。此乃語篇組織的邊界，其後多為轉換話題，另啟一個新的段落，茲以 // 區隔之：

(47)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是時，諸侯

⁸ 「話輪」指會話過程中，說話者在任意時間內連續說出的一番話，其結尾以說話者和聽話者的角色互換或各方的沉默為標誌 (劉虹 2004:46)。據此，話輪可指說話者所說的各段話，其間的銜接與轉換以沉默或停頓為標誌，也可指涉說話者與聽話者發言權的轉換。本文引用「話輪」一詞兼攝兩種情況，惟以前一定義為主。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史記·周本紀》）

(48)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史記·孝武本紀》）

(49)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史記·封禪書》）

(50) 是時上求神君，捨之上林中踰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史記·封禪書》）

(51) 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史記·封禪書》）

「云」所指涉的內容從原本的引語變成聽聞的事件或故事，其語義隱然表有「（說是）這樣」的意味，至於信息真實與否，敘寫者並未擅加論斷。

因為傳遞的信息改為事件的陳說，而敘寫者對於傳聞的描述有時簡短數語，有時煞費筆墨，故此「云」的指示範域有大有小。比如下面例(52)語句雖長，實則為一因果複句，「云」的指涉範域僅及於此。例(56)的「云」或有兩種解讀方式：一指「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的傳說；或指前文一大段包含孔子先人及孔子如何出生的故事，試看：

(52) 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史記·封禪書》）

(53) 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史記·封禪書》）

(54) 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

曰崇高邑。（《史記·封禪書》）

(55)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

(56)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記·孔子世家》）

「云」作為一個終結語段的言談標記，不見得都置於篇章中的「段落」之末，有時是以幾個句子所組成的「句段」為單位，⁹如例(52)為一人所述之語，「云」僅總結前文劃線部分的信息，其後續以個人之主觀推斷，則不屬傳聞的範圍。

2. 不含傳聞義

上述帶傳聞意含的「云」或可認為殘留隱微的「說」義徵性，然而下列諸例的「云」大抵皆用於自述個人想法或景況，就字面而言，不論用「這樣說」的引述義，抑或「說是這樣」的傳聞義來解釋都不夠妥洽，惟有作「這樣」解才說得通，如：

(57) 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史記·三王世家》）

(58)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史記·匈奴列傳》）

(59)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史記·平準書》）

⁹ 「句段」和「段落」為不同大小的篇章段落，本文採用梅廣（2015:215）的定義：句段是多個句子的組合，是篇章的最小單位。句段不等於文章的段落，段落可以由多個句段組合而成。句段構成段落，段落則又構成篇章。

- (60)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 (61)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史記·封禪書》）
- (62)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中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 (63)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
- (64)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史記·樊鄴滕灌列傳》）

以(63)為例，自「《詩》有之」到「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為止，皆是司馬遷抒寫個人對於孔子的傾慕之情，此一話輪以「云」告終；其後，話鋒一轉，接以孔子「可謂至聖」的論贊，便又算是另一話輪。再如例(64)「云」亦見於列傳體之末的總評，全文就此作結，表有所述如上之義。饒富興味的是，「云」因為附搭在「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後頭，形成「此」和「云」兩指示詞連用的情況，實則前者為句中論元結構的賓語，而後者乃屬整段文字的結語，性質並不相侔。這兩句話該如何解釋呢？比較切當的譯文應是「我與（樊噲的孫子）樊他廣有過交往，他跟我說高祖功臣們起家時的事跡就像以上我所記述的這些這樣」。

除了自述已事之外，還有一些含括邏輯推判的語段，涉及說話者的認知狀態，傳達較強的主觀性。其段尾的「云」亦不像表傳聞義，像是純然表示「如此、這樣」的段落終止詞：

- (65) 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史記·李將軍列傳》）
- (66)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新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 (67)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史記·魏豹彭越列傳》）
- (68)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這幾例「云」所指述的篇章單位都包含事件的陳述與事理的論斷，且「云」又正好分布在表因果推論的複句或句段之末，可能不免受到語境義的沾染，帶有肯定事理存在的味道。

以這些不帶傳聞義的言談標記為據，筆者之所以主張「云」僅僅突出指示

義，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及至漢代以降，「云」表「如此」義的例句顯然增加許多：

(69) 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70) 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史記·汲鄭列傳》）

(71)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史記·匈奴列傳》）

(72)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史記·龜策列傳》）

(73)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漢書·張馮汲黯傳》）

「云」和「云云」皆充任調語或情態動詞（modal verb）的調詞性賓語。例(73)顏師古注：「『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¹⁰「云云」不論充當調語或上文「曰／言『……』云云」中的引語標記，皆有利於書寫者省略引語內容。為何省略？常是因為內文過於繁瑣不便細述，故而在閱讀者能夠理解的前提下，選擇將之刪略；或有一種可能是，書寫者對於該言論本就不盡認同，因此認為沒有完整引述的必要。¹¹此一用語，現今仍保留在書面語中，與近代

¹⁰ 轉引自劉淇：《助字辨略》，見《虛詞詁林》，頁66。

¹¹ 據審查人指出，以現代漢語的語感，「云云」表示了說話人的價值判斷，或有貶義，或有不認同的語氣。筆者認為這可能是「云云」吸納了語境義而衍生的意思，並非「云云」的本義。在現代書面語中，「云云」多見於駁斥他人言論的文章。其篇章結構往往安排為：「云云」附於轉引的語段之後，再據此提出個人意見予以反駁（按：試看例(73)汲黯之語即是反駁武帝的言論，由此可見端倪）。或許因為在作者的主觀看法中，該言論不值得多提，即以「云云」概括，而「云云」由於受到語境影響的緣故，便多少帶有不認同該意見的語義色彩。

白話小說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相當。¹²總之，結合前節例(37)、(38)《左傳》的文句，便可發現「云」從先秦至兩漢表「如此、這樣」的例證具體而顯豁，則《史記》中許多作為言談標記的「云」或應作如是觀。

最後，值得釐清的是，言談標記的使用，對於命題本身的真值條件（truth-condition）並不產生影響與改變。由於「云」所複指的信息未必都是確鑿不移的，很多來自於傳聞或加上敘寫者個人的臆測，因而使用「云」的語境中常帶有推估義的副詞「蓋」，表現一種語帶保留、不確定的態度，例如：

(74)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史記·伯夷列傳》）

(75)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麀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史記·孝武本紀》）

(76)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史記·大宛列傳》）

(77) 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 （《史記·封禪書》）

(78)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史記·孔子世家》）

(79)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以往，有不少學者將此類與「蓋」共現的「云」視為表不確信、不肯定的語氣，這恐怕是把語境義和「云」的意義混為一談了。試以例(75)作說明，官員所言的內容是「陛下恭敬地舉行郊祭，上帝回報您的祭祀，賜予一隻角獸，大概

¹² 近代白話小說中的「如此如此」除充當調語或作為省說引語之用，還能擔任狀語的功能。

是麒麟這樣」，「云」的性質主要以一個態度中立的複指義來結束語篇單位，其內並不摻雜說話者對信息真值的主觀認斷；何況上文所述的言談標記用例，並無一例的「云」表達不確信口吻，故此得以歸結：以「云」煞尾，大抵皆表示所述如上的意思，無論其前文所指述的信息可靠與否，均不致改易其內涵。

四、言談標記「云」的史傳屬性及其語篇特點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南宋洪邁已注意到司馬遷、班固常用疑字「云」；谷峰（2007:231）也指出「語氣詞『云』在兩漢時期（特別是史書裏）相當常見」。本節細論言談標記「云」在《史記》和《漢書》中的使用情形，並分析其語篇特點。

傳統訓解大都把「云」視為語已詞，相當於殿句的句末語氣詞，楊樹達《詞詮》可能是少數發現「云」的範域大於句子單位的著作。該書雖未言明，但所引「云」作為「語末助詞，無義」的例子，除零星幾例以一句話（含複句）為單位之外，大部分都是兩個句子以上的句段或較長的段落。¹³ 本文主張「云」富有語篇功能，是終止一段話的言談標記，也是因為其分布位置並不限於句末，絕大部分亦屬段落之尾。以下是針對《史記》和《漢書》「云」字例所作的統計：

	句末	段末	佔比
《史記》	72	62	86%
《漢書》	148	142	96%

結果顯示，兩書中位居句末的「云」和「云云」，實有極大的比例後附於段落單位，這樣的例子《史記》超過五分之四，而《漢書》近乎全部。¹⁴ 位居段末

¹³ 參《虛詞詁林》，頁69。

¹⁴ 所謂句末的「云」和「云云」已扣除掉「亦云（云）」、「欲云云」、「所云」等「云」作謂詞使用之例。

的「云」多半可分析為言談標記，有的例子充當引語標記亦同時兼有終止話輪的作用。另有若干用例，乍看之下，「云」似附於「曰『……』」之後，為引語標記，實際上，「云」的指示範域並非只有引語，而是涵蓋其前的整段文字，當屬言談標記。這種用例的「云」可能含蘊傳聞義，端看前文所述之事是否為輾轉聽得，如下面幾例，「云」的指涉內容虛實難斷，間雜傳說色彩：

- (80)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史記·封禪書》）。
- (81)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崑崙，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史記·大宛列傳》）
- (82)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漢書·張騫傳》）

必須說明的是，上表中真正見於句末而非段末的「云」，幾乎都作引語標記使用。有些例子，「云」看似只以一個句子的內容作為指述單位，其實也可能是表傳聞的言談標記。我們知道，一個段落的長短有時難免會隨著說話者的意圖和聽話者的理解有所伸縮，把一句話就當作一個言語片段的情形恐怕也是有的，如：

- (83)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史記·孝武本紀》）
- (84) 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史記·封禪書》）
- (85)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漢書·地理志》）

這幾例的「云」所附的語句雖短，卻不見得沒有標界的作用，試參下例：

- (86) 蓋記時也云。（《大戴禮記·夏小正》）

「云」僅及於一語，此例清楚顯示一個句子也可以作為一個語篇單位。除此之外，例(85)《漢書·地理志》：「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在《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一用「也」，一用「云」，其間的差異正也是在於「也」主觀地表示個人的臆斷，而「云」客觀地報導傳聞如此。

「云」充當絕語之辭，應屬史傳文體的特色。根據上表統計，「云」在《漢書》中的佔比較《史記》為高，且其使用次數已逾《史記》的兩倍。就古漢語看來，「云」的使用在《漢書》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用例包含沿襲《史記》之舊文，當然也有班固新撰。受篇幅所限，茲引幾則《漢書》所見「云」作為言談標記的例子：

(87) 永所居任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漢書·谷永杜鄴傳》）

(88) 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漢書·外戚傳》）

(89)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跡者具此。廉卬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滿，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漢書·傳常鄭甘陳段傳》）

(90) 贊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漢書·金日磾傳》）

(91)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92)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漢書·西域傳》）

通觀《史記》和《漢書》的「云」，多數見於「列傳」文體。「列傳」列敘人物生平事蹟，如一、二例，用「云」總結對某一傳主的描繪，下段便開啟對於其他傳主的書寫；第三、四例皆屬傳記之末的「論贊」，「云」以終篇，再明顯不過。最後兩個例子，一屬功臣年表前的序文，一為解憂公主歸漢的記錄，兩段話亦都以「云」字作結。「云」之所以多用於紀傳體史書，或可推敲是表「這樣」義的謂詞性代詞「云」與史傳文類的「記述」性質相契合的緣故。

比之漢代，後來所見的史傳較少使用「云」字結語，如晉代《三國志》，約莫只有 28 例，明顯短少許多。這種作法大都是後人模仿《史》、《漢》語體之舉，且引數例於下：

(93) 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三國志·蜀書十五》）

(94) 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後漢書·方術列傳》）

(95) 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後漢書·烏桓傳》）

- (96) 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晉書·衛玠傳》）
- (97) 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晉書·摯虞傳》）
- (98)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唐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過去，有關言談標記是否表有詞彙意義的問題，曾有兩種代表性說法。Schiffrin (1987:314-318) 指明在她所討論的言談標記中，除了 oh 和 well 之外，都有一個核心意義，這個核心意義影響前言後語之間序列關係的詮釋。Fraser (1999:944-946) 卻認為言談標記屬於語用類別，其本身並不表示概念意義，而是傳達程序意義 (procedural meaning)。本文贊同 Schiffrin (1987) 的看法，認為「云」除了展現組織語篇的功能之外，還表有語詞本身的意義。綜觀「云」的發展史，它從指示性引語動詞的身份逐步轉變為言談標記，即使經過了相當程度的語法化，卻仍帶有自身的指示印記。以「如此、這樣」的近指意涵，標誌其前文指涉，為所處的語篇提供語境座標 (contextual coordinate)，符合言談標記的語義須與周圍篇章環境相容的條件。（Schiffrin 1987:330）

至於「云」能否稱為語氣詞？如果語氣詞指的是出現句末，表有敘實、疑問或感嘆語氣的助詞，則「云」不宜與之等量齊觀，因為「云」的指示範域明顯大於句子單位；況且「云」自引語格式發展而來，具報導性質，敘寫者以之客觀陳述信息如此，應不致表有明顯或強烈的語氣。一般來說，言談標記又多半帶有某種韻律特點，如發音弱化、後有停頓等。（Schiffrin 1987:328）歷經語法化的「云」在語音方面並無弱讀的跡象，不過，它卻像個附著詞 (clitic) 一樣，總是搭附於句末，採取後置的模式，終結前面的語篇單位。如若採用會話結構的分析方式，則這些「云」均用於結束一個舊的話輪，隨後可能再開啟

一個新話輪，因此我們應可推測在「云」的後頭，就是語篇中一個比較大的話語歇頓之處。

五、其他方言或語言的相關用法

古漢語「云」所呈現由言說動詞發展為引語標記的語法化進程，在漢語方言及其他語言中頗為常見。渾言之，這些引語標記皆演化自「說」類動詞，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析言之，作為引語標記前身的「云」，非但表有「說」義，還帶有「如此」義，實與一般言說動詞不盡相同。職是之故，「云」在語法化初始，與「說」類動詞常見的演化趨勢一致，均可充當引語標記，其後便走上另一條發展道路，反而與「如此」義代詞的演化合流，變成一個終止語篇段落的成分。底下，列舉若干方言和語言中「說」類動詞充當引語標記以及「如此」義代詞擔任言談標記的例子，作為了解「云」字演化之參考。

（一）言說動詞充當引語標記

以現代方言來說，廉江粵語的「講」和香港粵語的「話」即可作為引語標記，例如：

(99) 阿爸講無畀你去河呢游水講。（轉告禁止游泳：爸爸說不讓你去河裏游泳）

(100) 佢話佢從來未學過中文喎。（他說他從來沒學過中文呢）

例(99)，林華勇、馬喆（2007:153-154）明白指出句尾的「講」是個引述標記；例(100)，根據張洪年（1972:178）的意見，「喎」是「重述所聞的助詞」，他並採納趙元任《粵語入門》（1947）的說法，認為「喎」是「話啊」複合的結果。據此，林華勇、馬喆（2007:154）進一步表明香港粵語的「喎」相當於廉江粵語的「咖」（「講啊」合音），例(100)譯成廉江話即是「佢講佢從來未學過中文咖」。除卻粵語的例證，閩南語的句末助詞「講」也可作為引語標記，如：「伊講伊唔別來過臺北講（他說他不曾來過臺北）」。

以上為南方閩、粵方言之例，再就北方話而論，劉一之（2006:337）述及現代北京話的「說」可用於轉述他人的話後，例如：

- (101) 姥姥說：你二舅說：「他拳頭大的字認不了半籬筐，還腆著臉當校長」說。就這樣兒，他得得著好兒？

直接引語後頭的「說」可視為引語標記。此外，西寧回民話讀成輕聲的「一說（著）」也能充當引語標記（下加_~標示），張安生（2007）推測是受到阿爾泰語蒙古語族的影響而產生的，¹⁵ 例如：

- (102) 傢他學裏去唸說著 [[•]ʂɔ[•]ʈʂɔ] 這樣說著 [ʂu⁴⁴·ʈʂɛ]。（他說他要去學校呢）

(103) 傢學裏去唸說 [[•]ʂɔ] / 說著 [[•]ʂɔ·ʈʂɔ] 這樣說。（他說他要去學校呢）

該文指出，「一說著」和「一說」兩引語標記的語義抽象度並不高，根據兩詞的句法功能和當地人的語感，可把它們共有的語義特徵概括為：A.「這樣的」（複指性關聯義）；B.「說」（泛化義）。在不同的句法條件下，這兩個語義特徵的表現有強弱隱顯之差：於例 (102) 動詞居後的 S+Q+M+V 結構裏，動詞前的引語標記意義空靈，表「這樣的」複指性關聯義較為突顯；¹⁶ 而在例 (103) 標記成分居後的引語獨立句 Q+M 中，「一說（著）」意義較實，相對突顯「說」的語義特徵，很像 OV 式的句尾動詞（頁 347）。「說（著）」在回民話中，原作言說動詞之用，充當引語標記時帶有「這樣的」的語義特徵，估計是因為後置於引語使然。有趣的是，張安生（2007:353）還提及《元典章》的「蒙式漢語」裏也有類似用例：

¹⁵ 張安生（2007）在文章開頭的引言中將「引語標記」等同於劉丹青（2004）所述的內容賓語標句詞（complementizer），不過，該文討論的引語標記皆作轉述引語之用，且文中分析支配引語的核心動詞主要為言說動詞，顯然比標句詞所能搭配的核心動詞類型狹隘許多，因此其所謂的引語標記可能是與言說動詞搭配為用的引述成分，相當於本文提及的 quotative marker，與內容賓語標句詞應不相同。

¹⁶ S= 主語，Q= 引語，M= 引語標記，V= 動詞。

(104) 色目人「做了幾遍？」麼道問了。（麼道：這麼／那麼說）

(105) 去年秋間，「賊每多有」麼道聽得有。

此二例與例(102)的 S+Q+M+V 結構相同，兩種引語標記——「麼道」和讀為輕聲的「一說著」都帶有複指義。藉此語言證據，反思古漢語所以選用表「這樣說」的「云」充當引語後頭的標記，應屬合理且自然之事。

其他非漢語的情形，可參考 Heine & Kuteva (2002:267-268) 所歸納言說動詞的語法化趨向，其中有一條路線即發展出引述用法，比如納馬語 (Nama) 的 *ti mĩ* 表「這樣說」，虛化為 *ti (mi)* 後，充當直接引語標記。又根據報導，藏緬語族的獨龍語也有一種「轉述情態」，表示動作或事件是說話人間接聽說的，或轉述別人的話，其形式是在動詞或動詞後面的後綴再加上 *-wa*³¹，*-wa*³¹ 的來源與言說義有關。（楊將領 2004:2）另外，安多藏語阿柔話的 *se* 和 *fizi* 也可作為引述標記，兩者都來自「說、稱作」義的動詞。（邵明園 2014:148）總括來說，言說動詞發展為引語標記的例證實在不勝枚舉，二十年多來，此一語言現象備受關注，本文對於「云」字語法化初期的描述可為之再添一例。

（二）「如此」義代詞充當言談標記

嚴格來說，「云」虛化至言談標記階段是丟失了「說」義，只表「這樣」義。那麼，「這樣」可有終結語段之例？底下是現代北京口語的例子：¹⁷

(106) 生活來源就是遺產哪，我父親我祖父的遺產，這樣兒。// 哎對對對對。因為解我尤其在民國時候兒，這個思想有問題你知道嗎？

(107) 嗯，甚至於有的，有二百多人聽我課，這樣兒。

例(106)的「這樣兒」明白標示一個受訪者的話輪的結束。待訪問者有了回應之後，受訪者再重啟一個新的話輪。而且「這樣兒」看起來少與前一句子連

¹⁷ 引自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北京口語語料查詢系統」，http://app.blcu.edu.cn/yys/6_beijing/6_beijing_chaxun.asp，查詢日期：2017年7月15日。

讀，可重疊使用，後頭有較大的語音停頓。又據羅瑋昕（2012）分析，臺灣和香港地區的共通語亦常以「這樣」或其變體「這樣子」作為結束話語的標記，它們往往出現於句末，暗示發言結束，預示話輪變化，在功能上相當於英語的‘That’s all’。

下面再舉臺灣閩南話「安呢（如此，這樣）」終止一段話或結束語篇的用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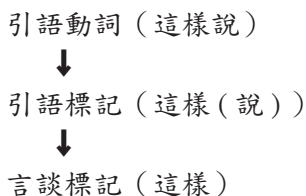
(108) 有一口灶啦，啊講彼號，父仔母無佇啦，啊倩一個姑婆仔來共講，卜共顧這二個囡仔啦，安呢啦。// 啊今也得睏的時陣呼，無知影講這個虎姑婆仔是會食人的孤婆母呼。……（《臺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頁 136）

(109) 在邊仔擔屎的工人，看著這位老歲仔的舉動，煞安呢哈哈大笑，……收袂轉來，傷著脾啦，煞為著這個物件，笑死去。這就是笑死擔屎元仔。擔屎彼个工人，伊的外號號做元仔，安呢。（《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頁 66）

第一例的「安呢啦」（「啦」為語氣詞）顯然於交代故事背景之後先做個收束，再開展出主要的情節。第二例末尾的「安呢」則是終篇之語，傳達故事業已完了的信息。諸如此類，皆可與「云」在段末充當言談標記的用法相印證。

六、結 語

本文旨在探討古漢語「語已詞」「云」的形成經過及其使用情形，由此推定「云」充當言談標記的語用特性。「云」在虛化之前，雖屬「說」類動詞，然其本義並非表示單純的言說動作，而是帶有指示性質的引述動詞，此乃「云」與先秦其他「說」類動詞最大的差異所在。「云」從指示性引語動詞轉變為言談標記，其間的語法化程序頗為簡易，不如前人所述的複雜，可描繪如下：



考察「云」語法化的成因，包括句法位置改變、重新分析、語境影響，以及詞義變化等。就歷時發展來看，「云」在先秦時期只演化到引語標記的階段，到了西漢時期，「云」充任言談標記的用法始臻成熟，這又體現出語法化的單向性與漸變性之特徵。（Brinton & Traugott 2005:136-140）

本文特別強調「云」的語義演變，由其虛化歷程可以看出，「云」原有的兩個語義徵性[+說]和[+指示]，在不同的句法或語篇環境中起了微妙的變化：當它附於引語格式「曰『……』」之後，「云」的說義因為與「曰」重複之故相對弱化；一旦前面的搭配成分改為傳聞或事件的描述，則「云」的說義徵性又進一步泛化，甚或消隱，僅以「如此、這樣」的指示性意義標示一段話的終結。過去，已有學者道及「云」表示「這樣說」或「如此」，然而從未有人將「云」的這兩種用法放在歷史脈絡中處理，本文從歷時視角清楚剖析「云」從「這樣說」轉化為「這樣」義的來龍去脈。文中還指出正是因為言談標記「云」具有鮮明的調詞性指代特徵，所以多見於史傳文類。前輩時賢早已注意到「云」為《史記》、《漢書》常用語的事實，可是若不從「云」的「如此」義加以思索，終究無法解釋何以「云」少見於其他古漢語文獻。其中的關竅應是「云」的語義性質與史傳「記述」體的篇章環境相容不悖，置之於末，可為語段作個適當的收尾。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 元·盧以緯著，王克仲集注：《助語辭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6月。
-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9月。

二、近人論著

- *方 梅：〈北京話裏「說」的語法化——從言說動詞到從句標記〉，《中國方言學報》第1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9月，頁107-121。
- 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北京口語語料查詢系統」，http://app.blcu.edu.cn/yys/6_beijing/6_beijing_chaxun.asp，查詢日期：2017年7月15日。
- *谷 峰：〈從言說義動詞到語氣詞——說上古漢語「云」的語法化〉，《中國語文》第3期（2007年5月），頁231-236。
- *汪維輝：〈漢語「說類詞」的歷時演變和共時分布〉，《中國語文》第4期（2003年7月），頁329-342。
- *林華勇、馬喆：〈廉江方言言說義動詞「講」的語法化〉，《中國語文》第2期（2007年3月），頁151-159。
- 邵明園：《安多藏語阿柔話的示證範疇》，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意西微薩·阿錯先生指導，2014年5月。
- 洪 波：《立體化古代漢語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
- 俞 敏：《《經傳釋詞》札記》，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1月。
- 胡萬川編：《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6月。

- 胡萬川編：《臺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4年9月。
- 梅 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三民書局，2015年4月。
- * 張安生：〈西寧回民話的引語標記「說著」、「說」〉，《中國語文》第4期（2007年7月），頁343-356。
-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10月。
- 張頴、崔越：〈《詩經》言說動詞「曰」「言」「云」虛化用法的篇章功能及其跨語言共性研究〉，《語文研究》2017年第3期，頁11-21。〉
-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2月。
- * 楊將領：〈獨龍語的情態範疇〉，《民族語文》第4期（2004年8月），頁2-6。
- 楊樹達：《詞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 劉一之：〈北京話中的「（說）：『……』說」句式〉，《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頁337-339。
- * 劉丹青：〈漢語裏的一個內容賓語標句詞——從「說道」的「道」說起〉，《慶祝《中國語文》創刊5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12月，頁110-119。
- 劉 虹：《會話結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第3期（1995年5月），頁161-169。
- 謝紀鋒：《虛詞詁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
- * 魏培泉：〈漢語史中「說」類動詞的興替〉，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會議論文，2012年。
- 羅琮昕：〈《康熙來了》話語標記「所以」「這樣」〉，《文學教育》第8期（2012年11月），頁27-29。
- 韓崢嶸：《古漢語虛詞手冊》，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 Bernd Heine and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Bruce Fraser, "What are discourse mar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 31(1999), pp.931-952.
- Chao Yuen-Ren (趙元任), *Cantonese Primer* (粵語入門).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Deborah Schiffrin,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Frank R. Palmer,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aurel J. Brinton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ang, M. (2006). Beijinghua li "shuo" de yufahua: Cong yanshuo dongci dao congju biaoji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uo* in Beijing Mandarin: From *verbum dicendi* to subordinators]. *Journal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2006-1, 107-121.
- Gu, F. (2007). From saying verb to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un* (云) in Archaic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7-3, 231-236.
- Lin, H.-Y., & Ma, Zh.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speech verb *jiang* (講) in the Lianjiang dial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7-2, 151-159.
- Liu, D.-Q. (2004). Hanyu li de yige neirong binyu biaoju ci: Cong "shuodao" de "dao" shuo qi [A content object complementiz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discussion beginning with the *dao* in *shuodao*]. I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Ed.), *Qingzhu Zhongguo Yuwen chuanguan 50 zhounian xueshu lunwen ji* [A symposium for celebrating the 50th

-
- anniversary of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p. 110-119).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Liu, Y.-Zh. (2006). Beijinghua zhong de “(shuo): ‘...’ shuo” ju shi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say): ‘...’ say” in Beijing Mandarin]. *Essays on Linguistics*, 33, 337-339.
- Ma, J.-Zh. (1983). *Mashi wen tong* [Ma’s grammar].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Wang, W.-H. (2003).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shuo*-type verbs” in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3-4, 329-342.
- Wei, P.-Ch. (2012). Hanyu shi zhong “shuo” lei dongci de xingti [The rise and fall of several *verba dicendi*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Taiwan.
- Yang, J.-L. (2004). Dulongyu de qingtai fanchou [The modality field of the Derung language].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4-4, 2-6.
- Zhang, A.-Sh. (2007). On the quotative markers *shuozhe* (說著) and *shuo* (說) in the dialect of the Hui Muslims in Xi’ning, Qinghai.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7-4, 343-356.

